

◇胡伟专栏·群峰青

冬天滋味万般喜

季节正在井井有条地轮换，一春一夏一秋一冬，风景各不相同。不觉间，天一黯淡，好像要下雪，但又下不下来。三番五次，以为今冬无雪，天空却开始飘起雪花来。冬天的第一场雪，落在远郊寂静的山间、近郊荒芜的河滩，冒着热气的热闹市区，给人们带来一番莫名的悸动。

冬天的标志是雪花，但冬天是不是由雪花代表，这要看你处在什么地方。靠近赤道的地方，冬天就只剩下概念。冬天去三亚，出了机场就需要狠狠地脱外衣，直到身披裤衩背心。冬天去深圳、厦门，还有很多红花黄花茂盛地开着；冬天去昆明，只是温润，也没有什么冬天的感觉。所以对南方的南方而言，冬天就见到雪花，体会不到深度寒冷，自然没有什么滋味。

对长江附近和长江以北的人来说，通常冬天意味着寒气四溢，雪花飘零，新鲜元素一下子冒了出来。冷(气温)、爽(极冷)、辣(必须搞点辣系列食品，包括热酒)、酸(再搞点贮藏的酸系列食品)、甜(甜酒、米花糖、拉丝糖等甜品)、喜(串门、办喜事)、乐(亲朋相聚)、哀(冬天个别老人走了)、苦(一年盘算下来银子赚得不够多)等万般滋味喷溅出来。当然，随着温度线的北移，雪少或者雪晚都是常见的现象，冬天的特征不够明显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是气候寒冷，秋收冬藏，冬天就该有自己的模样。

从冬天的寒冷出发，我其实经历过六种冬天。一是广东、海南的冬天。走在大街上，冬天没有什么迹象。有一年，我陪父母在深圳过年，四下没有炮声，街上暖风吹面，绿树红花遍地存在，我们过了一个愉快适合长者过冬的春节。还有一年在三亚过年，那就见不到冬天的影子。椰林、沙滩、碧海，简洁而不简单，海里糊涂地伴我们过了快速的春节。二是南方老家的冬天。小时候，天寒地冻，地上积雪，湖面结冰，棉袄笨拙穿得很厚，棉鞋出门就感到热气全无，耳朵手上总是有粉红发痒的小疮。即便在外工作多年回家的晚上，从小在北方长大的妻子进入冰冷的床被冷得哇哇直叫。半夜起夜，实在不想起床，忍忍直到天明。我虽然从小适应冬季寒冷，但由于常年在京工作，回去也颇感难以适应。这些年，家家条件变好，虽然没有暖气，但装了空调，为了暖和，顾不上省电，晚间一直开着。南方的冬天我感觉是正宗的冬天。三是北京的冬天。车出了长江，过了山东，北京冬天就已经有了暖气供应。开始小区都是烧煤气集中供暖，角落里堆满更北地区运过来的黑煤渣，一供热烧起来搞得天空更加昏暗，一化雪，到处流动着黑水。我曾经住过的小区，由于供热场就在附近，火力十足，房间里热得不行，穿一件薄衣还汗流浹背。现在讲究环保烧天然气，洁净卫生，冬天房间温度合适，特别暖和，但不刺激。那自然是不怕冬天了。四是呼伦贝尔的冬天。我在内蒙古自治区呼盟待过一年多时间，那里是中国的北方了，比一般北方还北。每年一过九月，就面临风雪的侵袭。十月一过，保准雪花来临。走在大街上，人冻得嘴巴里感觉充满了一股甜丝丝的味道。门上的铁把手一般不能用手去摸，容易把手皮粘黏上。五是俄罗斯或者加拿大的冬天。那里冬天的冷好像不冷，因为你不能在户外待过十分钟。风雪极大极大，到哪里都坐车子，大马力空调使劲吹着。当然，家中还是温暖如春。六是我在科学的时空里，来到天空之上，目睹太阳、月亮、地球的位置关系，在碧蓝如洗的天空看着地球。其实，冬天时，太阳离地球还近，只是位置偏了，几十度的温差就出现了。想想我们人类在一个不大的温差区间里，生龙活虎地繁衍着，我一下子有点悲喜交加。

翻开冬天之书，我发现冬天不是必然存在的。如果不是太阳地球之间的位置不断变化关系，哪有什么冬天，哪有什么四季轮回。这当然要感谢大自然给我们送来的大礼。四季分明，让万物得到更好的生长和休息，形成了如今瑰丽的地球景象。与此同时，人类也有能力让冬天不再变冷。记得根据刘慈欣的小说《流浪地球》拍成电影里展示寒冷之下的冬季，人类利用核能带着地球飞驰，场景可谓大也。不过，这只是科幻而已。

就我而言，我还是喜欢那个干干净净、纯纯粹粹的小时候的冬天。雪刚落停，地上雪厚三十厘米，我们一群小孩正好放寒假，于是便有如下活动：歪戴着帽子，裹起雪球，打着雪仗，滑着竹子做的滑车，去刚解冻的有阳光的冰水塘边钓鱼。每当饥肠辘辘，就跑回家中，翻箱倒柜寻找花生芝麻大米糖果腹。那时，不太爱学习，家中书不多，正巧遇上一本不知哪位大人留下的《三侠五义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故事会》，就躲在一个地方津津有味地看起来，直到发现灯很黄夜已经很深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◇山川故园

人间尚有黄家堰

郑百顺

在安徽省望江县长岭镇黄家堰村，有一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。五六千年来，新石器时期的石具、陶罐、玉器等文物，寂静地沉睡在此，在地下不足两米的泥土里，与先民共眠。

初闻黄家堰，我以为它是神秘沧桑的黄土荒原。少年时我就听闻，黄家堰在离家不远的南山后面。村庄有传言，十里八乡的许多富户，大抵是去过一趟南山，回来以后不久突然变得富有的。于是包含我在内的许多农民，都笃信黄家堰至今还能挖到宝藏。黄家堰，就是一个藏宝地。

了解黄家堰，方知晓五千年前此地已有人类文明。1997年，黄家堰村兴修水利，灌溉圩田，以期来年农田收成增加。圩田位于长江北岸支流武昌湖流域，河水冲刷形成的平原地带。开挖途中，陶石器皿，玉制饰品，相继被发掘。采挖深度仅两米左右，各类器具裹着黄泥，难辨真伪，砖厂模具一般被随意摆放。村民不以为奇，拾掇回家，质地粗糙简陋的石镰、石斧，竟沦为孩童玩物。长岭镇文化站得知消息，深入调查以后，决定上报文物管理部门核实。就此，埋藏地底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被发现。经省级文保专家验证，黄家堰遗址的文化内涵与五十公里外



◇草木春秋

阳台上的花

杨文媛

我的阳台是四面玻璃围成的小暖房。原是书房，后来花越养越多，也就顺带着变成了花房。我在这里养花，既插鲜切花，也栽土培花，鲜切花是流动的风景，土培花是扎根的时光，各有各的乐趣。

初春的阳光晒得玻璃房里暖烘烘的，苍兰带来了第一缕春意。每年阳台的第一波客人，就是菜市场挑拣的苍兰。姨妈买回家时，花苞还裹得严实，淡紫、浅黄、粉色的花瓣像怕冷似的缩在花萼里。姨妈嘱咐我，斜着剪茎，插在清水瓶里，浅水来养。玻璃窗隔绝了外面的寒气，不过三五日光景，紧闭的花苞就松动了。渐渐的，三五朵相约着炸开。我喜欢把苍兰放在书桌靠窗的位置，香气一丝丝渗出来，不呛人，不闹人，陪着看书再合适不过。

夏日的日头毒烈，对于养花，最是难熬。玻璃阳台像个暖棚，鲜切花总走得匆

◇风雅颂

在风里

立在风里。心事与衣衫被裹紧
风的前面是风，风的后面也是风
风的来处是风，风的去处也是风

风扯落树叶，卷乱尘泥
将我的思绪，吹散在更虚的虚空

秋天在空中翻飞
昨天叠着今天，爱叠着恨
我与你，是风也穿不透的秘密

湖中树

把一生的光阴
一半栽进水底，与鱼虾为伴
一半举向晴空，同水鸟和鸣

根须，缠满鱼的唇印
树冠，撑起温热的鸟巢

匆，刚绽几天就蔫了神采。这时候蝴蝶兰就显出了她的省心。塑料盆包裹着水苔和根茎，一株株挤在花架上，颜色各异，有的花瓣染着浓烈的紫，边缘泛着朦胧的粉紫；有的是素白底子，缀着细碎的鹅黄斑点，像撒了把星光。蝴蝶兰品种繁多，各样的名字我记不真切。但养护起来倒是极省事，不用天天惦记，约莫两周浇一次水，沿着根系慢慢渗下去，根系由白变绿，湿润就停，以免烂根。风从纱窗溜进来时，花茎轻轻晃，满架的蝴蝶翅膀翩翩起舞，这份不费力气的夏日生机，让人心里舒畅。

秋意透过玻璃窗漫进来时，阳台上的三角梅正不管不顾地开得热闹。和蝴蝶兰一样，三角梅品种很多，我只管欣赏，却记不住名字。只知橙的像清晨的朝霞，白的像天边的云雾，一团团挤在枝头，密匝匝的，几乎要

◇风雅颂

在风里

立在风里。心事与衣衫被裹紧
风的前面是风，风的后面也是风
风的来处是风，风的去处也是风

风扯落树叶，卷乱尘泥
将我的思绪，吹散在更虚的虚空

秋天在空中翻飞
昨天叠着今天，爱叠着恨
我与你，是风也穿不透的秘密

湖中树

把一生的光阴
一半栽进水底，与鱼虾为伴
一半举向晴空，同水鸟和鸣

根须，缠满鱼的唇印
树冠，撑起温热的鸟巢

年省政府将黄家堰文化遗址列入文保单位名录后，失散民间的文物已被悉数追回，贩卖文物的违法犯罪分子也受到审判。很显然，我们不可能被黄家堰的文物宝藏吸引。

穿过寨山，黄家堰文化遗址也立有巨型石碑。碑身高约3米，长2米有余，厚30厘米，正面眉书“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”，竖写“黄家堰文化遗址”，落款标注有立碑时间“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”。我随众抚摸石碑，进入遗址。遗址位于圩田岸边的一条河道之中。河道外有水塘，一渔民在此搭有铁棚，正躺坐着望水小憩。我定睛观察，恍惚间，冬日静水之滨，黄土地上寂静休眠的远古祖先劳作栖息的遗迹，都在他身侧朦胧浮现。

向导告诉我们：“自寨山入口，至圩田对岸，都已经被划为文物保护区。”我立于河中石桥上，不禁疑问：“那会不会影响农民种粮？”但看见一望无际的圩田耕犁平整，近旁又有承包鱼塘的老农正在劳作，我便知道，古老沉睡的文化遗址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建设互不干扰，相处和谐。

走出寨山的路上，与我漫步交谈的女子跟我说起，她幼时喜欢在这样的马尾松林“寻宝”，在层层叠叠的落叶松针下摸寻菠萝形状的松果，拼成动物和将军的模型，却从未听闻附近有这样一处富有宝藏的遗址。或许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在世代代与黄家堰的和谐共处中，早已经形成了杜绝喧嚣、互不干扰的生活习性。文物终有发掘见天之日，蕴含在村民们骨血中的秉性，却将随着血液奔流不息。

是黄家堰的宝藏吸引了众人吗？自1998



把绿叶挤没了踪影。在我看来，三角梅性格倔强，身子却娇弱。只要阳光足够，春夏秋冬都是她的花期，一茬接一茬地开，只是花开时也爱落花瓣雨，稍一碰，枝一晃，就掉一地的花。不知是我养的娇嫩还是花性如此。

冬日，屋外一片灰蒙蒙的萧瑟，这方玻璃暖房里却自有它的岁寒清供。像蒜头似的水仙种球用清水养在陶瓷盆里，不知哪一天竟冒出一片绿色，叶子笔直地向上窜，越长越高，再过三五时光，“蒜苗”里就暗藏了些鼓鼓囊囊豆荚样的小花苞。请她喝足一个月的水，蒜苗竟悄悄给了我一个惊喜，顶端簇拥着嫩白的花瓣，托着鹅黄的花心，清清爽爽、亭亭玉立于清波之上，甚是清雅。蜡梅就截然不同了，枝条老粗、模样粗犷，却能开出袖珍娇嫩的小黄花。我偏爱挑些弯弯曲曲的老枝，插在高大的花瓶里，摆在窗台边。新岁之际，引蜡梅入书室，插入花器清供，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，岁末清欢，不过如是。

日子像这阳台里的花，春夏秋冬四季流转，沉甸甸，开鲜花，谢花瓣，落黄叶。而我，岁岁年年困在这里养花，看花一种接一种地开，一波接一波地落，感受寻常枯荣和生命最本真的模样。

◇风雅颂

在风里

立在风里。心事与衣衫被裹紧
风的前面是风，风的后面也是风
风的来处是风，风的去处也是风

风扯落树叶，卷乱尘泥
将我的思绪，吹散在更虚的虚空

秋天在空中翻飞
昨天叠着今天，爱叠着恨
我与你，是风也穿不透的秘密

湖中树

把一生的光阴
一半栽进水底，与鱼虾为伴
一半举向晴空，同水鸟和鸣

根须，缠满鱼的唇印
树冠，撑起温热的鸟巢

◇人间小景

夜色渐浓，我正瘫在沙发上追剧，手机屏幕突然弹出丫头的视频电话。指尖划过接听键时，心里掠过一丝诧异——往常她总等着周日爱人在家，才会打来全家视频，今周五突然联系，莫不是有什么事？

视频那头，丫头的笑脸依旧明媚，开口却先问：“妈妈，爸爸也在家么？”“不在，咋了？”我话音刚落，她便轻声说：“那我先跟你说下，我下周要去上海上班了，这周日先去租房子。”我心头一紧，脱口而出：“是公司调你去上海分部了？”

她摇摇头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：“不是哦，合同6月底已到期，公司缩减员工就没续签了。我失业四个多月，杭州合适的岗位太少，才应聘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。”

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我心里，惊得我瞬间红了眼眶。“我的小小丫头啊！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们说？”四个多月的失业期，要独自扛着找工作的心酸、对未来的茫然，还要还房贷、顾生活，你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？

丫头却笑着安抚我：“瞒着你们就是怕你们担心呀，这批失业的同事多，找工作本来就不容易。跟你说了，你又帮不上什么忙，反倒添了你的忧虑。”她顿了顿，特意补充，“前公司给了一笔补偿金，这四个月每月都有基本工资和社保，公司还挺良心的，生活和房贷都没问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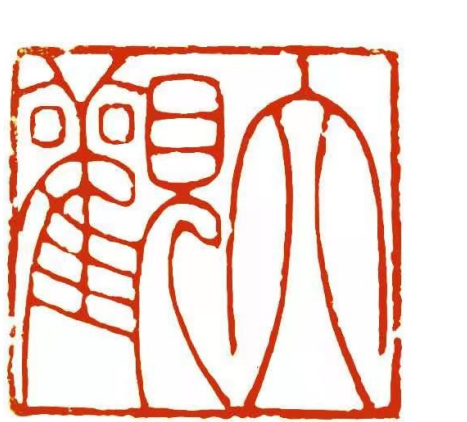
我又问：“那跟你小舅舅说了吗？他们在杭州，说不定能帮你搭个线。”她依旧是那副轻描淡写的模样：“没说呢，小舅舅自己都在准备跳槽，专业也不一样。我跟他说了，他肯定要想方设法帮忙，帮成了还好，帮不成反倒给他添压力。”她笑着报喜，“今天刚接到入职通知，年薪比之前还涨了些，明天就去跟小舅舅说清楚。”

“那杭州就没合适的工作？你投了多少家求职简历啊？”我追问着，满心都是不舍。“投了几十家，大多石沉大海，面试了十几家，不是公司看不上我，就是待遇和工作不合心意。”她轻声解释，“去上海就是临时过渡，后面杭州有合适的岗位，我还会回来的。”

视频里的她，始终笑得灿烂，仿佛这四个多月的迷茫、焦虑和煎熬，都只是一段不值一提的小插曲。可我看着她故作轻松的模样，眼前却忍不住浮现出她独自坐在电脑前修改简历的夜晚，面试失利后偷偷流泪的瞬间，对着房贷账单默默盘算的时刻。这份懂事，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委屈，让我心疼得无以复加，眼眶不由自主地发热。

丫头，妈妈知道你是怕我们担心，才独自扛过失业的煎熬，把所有风雨都自己挡在身前，直到乌云散去，才笑着跟我们分享阳光。可妈妈多希望，你不用这么懂事。太懂事的人，总习惯优先考虑别人，把自己的感受藏在最后。可久而久之，大家会习惯你的坚强，忽略你的辛苦，觉得你的付出理所当然，忘了你也只是一个需要被心疼、被照顾的小姑娘。

这份太沉重的懂事，妈妈心疼。往后余生，愿你既有直面风雨的勇气，也有被人疼爱的福气，妈妈的怀抱永远为你敞开着。



凡怡